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東南紀事 第四卷

○金聲 金聲，字正希，徽州休寧人。從父商武昌，以嘉魚籍中天啟甲子鄉試。崇禎元年戊辰，成進士，選庶吉士。己巳，王師薄都城，袁崇煥敗，上御左順門，問方略。聲伏地哭舉同館劉之綸，白衣申甫知兵。申甫者，雲南人，初為僧，自言：「入嵩山遇異人，授以書。中言車戰，乃習之。」瘞其書高山下，脫浮屠服，游京師。與聲、之綸善，三人甚相得。至是，上命甫隨之綸入對，大悅，立擢之綸兵部右侍郎，甫京營副總兵，聲試御史參軍事。然實無兵與甫，聽召募市人，取民間牛車，加竹盾給之聲。疏陳不可狀。而忌甫者謀委之餌敵，日夜督戰，竟敗。

先一日，總兵滿桂戰歿安定門外。甫繼出，死蘆溝橋。越日，之綸取遵化，軍娘娘山，遇伏，死戰一晝夜，援兵不至，流矢貫顛死。金聲齧其鏃出，以授其母，賻喪歸蜀。言者論聲書生誤國，上遣中使覘聲館，布被蕭然，為太息。與至郭外，得甫屍，喜曰：「甫能死事，雖敗，舉不失人矣。」聲自劾，上察其清忠，贈之綸官，予諡察葬，而復聲庶吉士。告歸。

十六年，流寇蹂蘄黃，將逼留都。聲遭父喪，屢起請當事團結鄉勇守禦。時馬士英開府鳳陽，募黔兵數千，紆道侵掠饒徽界。徽人以為賊，縱鄉兵格鬥。脫者奔告士英，言金翰林實主之。奏聞，逮治，聲慷慨就道，曰：「吾不出眾無所恃。」

再疏申本末，上識聲名，特旨修撰起用。會母喪，力請終制。

明年三月，都城陷，慟哭嘔血，不欲生。

甲申五月，王師下南京，徽民議降。聲奮身出懸高皇帝像於明倫堂，率郡人大監三日，起兵。閩中授僉都御史，巡撫池、太、徽、守，晉兵部右侍郎，假便宜。然池、寧、太，已歸大清，三面敵境，獨用徽城孤撐，當杭嚴上疏，凡三閱月。會道臣林貞從福州至，主客相疑。張家玉請分嚴杭隄，令徽得展布，無使一瓢百輿。張天祿自寧國引兵薄徽，聲嬰城守，黃澍由饒州詐言逃歸，開門延之。是夕，城遂陷。先是，聲知不濟，麾將士曰：「徽本不欲守，吾為禍始，義當死。汝曹從吾死，無益。」多涕泣不忍去。

至南京，洪承疇欣然迎見。聲張目問之曰：「卿相識否？」

曰：「爾金正希，胡不識？」復語聲曰：「爾相識否？」聲曰：「朱之識也！」曰：「吾承疇耳。」聲叱之曰：「承疇登甲第，受神宗皇帝，莊烈皇帝深恩，歷重任，死鬆杏，先帝震悼輟朝，與祭九壇，賜陰二子，仍望祭立廟，祀春秋。此我朝忠義之臣，何物麼麼，敢冒其姓名耶？」承疇俯首，已，謂此人老，火性未除，吾不能再見。屢使勸之降，不可。十月八日，死於通濟門外。望拜孝陵，端坐受刃，年四十八。子敦涵，問道走閩。贈禮部尚書，諡文毅。從死者參軍江天一，自有傳。

一云：天一掖聲歷階，每佐聲申語，辭氣甚厲。稍近承疇，出袖中硯擲之。承疇大怒，牽出斬之，罵不絕口。聲亦於是日遇害。

○萬元吉

萬元吉，字吉人，江西南昌人，天啟乙丑進士。崇禎中，監大學士楊嗣昌軍，扼夔門，與石柱女帥秦良玉合兵擊賊。招降關索，惠登相、王光思有功。會嗣昌敗，薄其賞，稍遷大理評事。李自成陷西安，上命大學士吳牲出師，以元吉充軍前贊畫。尋召還牲，不果行。元吉在軍中久，曉練兵事，諾宿將左良玉、金聲桓等皆憚之。元吉亦見天下壞，矢報國。

乙酉，良玉死，子夢庚及聲桓等以全軍降大清，南都不守。

元吉散家賞募兵，與清江進士楊廷麟，同郡進士郭維經，起義師於贛州。元吉扼吉安，東西犄角，軍容甚盛。

時大清已命聲桓開府南昌，所部皆左營饒將，南軍不能進。

聞福京立君，拜表：請乘輿親出江西，臣等堅守贛州，以待王師。詔加元吉，廷麟並督師大學士，維經兵部尚書。命鄭彩出杉關，蘇觀生出南安，進恢湖東，援贛。彩逗留不行，而永寧王招峒兵謝志良等，復建昌、撫州，數月之間，湖東屢失屢復。

丙戌二月，吉安陷，元吉退守皂口。大清盡下湖東西，殺永寧王，進逼贛州。元吉亦遂入贛，贛人將竄，見督師移眷入署，始定。元吉分兵三營，番休辟，黎遂球等為監軍，以兵科楊文薦任城守，而身晝夜督戰。下及婦女，皆感其意，曰：「甘死無貳。」援兵累敗。六月，廷麟等又收散亡及滇粵兵，進營城下，共四萬餘人。元吉欲待水師至方戰，王其弘諫，不聽。

八月，大清兵迎擊水師，乘勝遂破諸軍，自是贛州城下，無一斷卒。廷麟等人，與元吉共死守。福州既陷，贛州援絕，元吉斷指入函，請救於湖南、廣東，蘇觀生在南安，觀望不敢前。大清兵築長圍困之。自五月至於十月，城中食盡，門米至八錢，餓死載道，人無畔志。元吉子欲縋城請降，斬之，人呼元吉為「萬精忠」。

初三日，大兵獲響導，夜，自小南門上，鄉勇猶巷戰。及明，大兵大集，城上舉炮，皆裂，遂陷。元吉、廷麟赴水死，維經入嵯峨寺禁死，同死者：兵科給事中萬發祥、太常卿彭期

生、主事襲芬、林斑子、斯昌、王其弘、黎遂球、柳昂霄、魯

嗣宗、錢謙亨、御史姚奇胤、舍人袁從諤、劉孟鈞、劉應泗、

贛州同知王明俊、推官吳國球、知縣林逢春、臨江推官胡縝、

監紀通判郭寧登、鄉紳盧象觀、舉人馬芝、貢生楊述鴻、諸生

段之輝等數十人，士氣大喪，南中精銳亦盡。時議以為王巫幸贛，則元吉等不死，而贛不陷，福州亦不亡。贛之陷，唐王為

之。

○楊廷麟〔傳闕〕

○曹學佺

曹學佺，字能始，福建侯官人，萬曆三十二年進士。嗜古博學，天啟中，以文字觸魏忠賢怒，削籍，名重海內。累官四川按察使。唐藩即位，文臣任事者，首張肯堂、何楷及學佺，而學佺尤饒大略，因事有匡建，鄭芝龍以下咸敬禮。王知其宿儒，言無不從。晉太常寺卿，行在禮部右侍郎，署翰林院事，纂修崇禎實錄總裁，專設蘭臺館處之，編修何九雲等皆屬焉。

學佺討論本禮經，行朝戎祭，封爵，贈諡，並遣詞臣咨問，倚以取斷。始捐家財助軍，肯堂等議且水師，又括萬金助海舟。

天興飢，買米以賑。時年已七十三歲，福州陷，沐浴正衣冠，縊於中堂。子女被收，五日始得蓋棺，蟲流於戶。所著有《石倉集》行世。

先是，大清兵至延平，閩縣貢生齊巽、中書張份、醫僧不空等，陰結眾起義。使告學佺，學佺資之千金，始克召募，殺來師之懸民榜者，人心震動。永福人黃璫密報貝勒，急下福京，遂各解散閩人皆惜巽等之志，痛學佺。

○姜一洪

姜一洪，字開初，紹興餘姚人，鏡子仲子也。登萬曆丙辰進士，累官至廣東布政使，所在有聲跡。己酉五月，魯王監國紹興，毀家助軍餉。尋以黃道周薦，詣福州，唐王問：「卿來大不易。」一洪伏地脫責曰：「臣發故在也。」上喜，手掖之，除吏部右侍郎。

比大清兵迫，唐王將幸贛州，命一洪兼戶部尚書，先行，集援師。未至而汀州陷，贛州亦破。一洪次雩都，慟哭曰：「吾間關萬里，從朱氏子孫，今已矣！」夜赴榔木裡水中死。賓從皆散，獨兩僕不去，哀慟，村裡諸生鍾國士等為殮。子天植，奔訃，負骸骨歸葬。

### ○吳聞禮

吳聞禮，字去非，浙江錢塘人。唐王時為上遊巡撫，自請防禦分水關。及敗，逃入山寺，不肯降順。人勸之，曰：「豈有堂堂巡撫，而畏死耶？」復率鄉勇赴敵，為亂兵所殺。

### ○鄭為虹

鄭為虹，字天玉，揚州人。崇禎癸未進士，年少美丰姿。

初令浦城，清操愛民，聲冠閩中。唐藩入仙霞，下令求遺書，為虹進大明會典。及即位，召為御史，浦民交章乞留，具言不可去者十。乃即命為虹以御史知浦城，巡視仙霞關。軍人相戒勿犯浦境。尋命巡按上游。鄭芝龍標將陳俊奪民船為虹召而叱責。芝龍密訴於王，王曰：「干戈未靖，全賴文武和衷，為虹叱責，亦是代卿為束。」芝龍不敢復言。丙戌七月，大清兵取衢州，將度仙霞，潰兵南奔者，焚掠為食，人士流離，家不相保。為虹閉城，發倉米銀布以犒，歡呼而去，一郡獨全。

八月十七日，大清兵至浦城，百姓請為虹出降，不可；請行，又不可。軍人擁見貝勒，迫之跪，不屈。勸令剃髮，為虹曰：「負國不忠，辱先不孝，我生何用？發不可斷也！」明日復見，責輸餉。為虹謂：「清白吏何處得金？」百姓爭欲代輸，為虹以民窮財盡，執不可。噴血大罵，乃令斬之。為虹大呼，奪刀刺胸，不殊，遂見殺。家僕陳龍，都督洪祖烈。游擊張萬明父子，皆從死。建人為立祠。與為虹同日死義者給事中黃大鵬。

### ○王士和

王士和，字萬育，江西臨川舉人。唐王時，知延平府，居官廉王。大清兵至延平，從龍者咸遁去。士和曰：「吾受國命守土，不能持寸鐵赴門，死有餘愧，忍偷生哉？」先一日，分理家事，正衣冠縊堂皇，百姓奔哭，鳩金殮之。大清兵亦為歎息。

### ○胡上琛

胡上琛，字席公，其先直隸山後人。永樂中，祖失裡本以功授燕山衛，後升福建右衛指揮使。上琛十八襲職，體弱不勝，折節讀書。唐藩加錦衣指揮，從至延平。大清兵至，誓必死，使人求毒草。妾劉氏恚曰：「君以我婦人，不知節義，故不使聞耶？吾心決久矣！」上琛喜，並坐飲藥酒而卒。時上琛年三十八，劉年二十一。劉有母，亦不奪女志。

### ○蘇觀生

蘇觀生，字宇霖，廣東東莞人。福王時，官戶部主事。避兵東至杭州，與鄭鴻逵奉唐王入閩。觀生見際喪亂，諸王獨唐藩賢，可濟大業，委心服事。唐王即位，拜大學士。時閣臣多用耆望，而觀生新進柄政，自首輔黃道周以下，皆重其才。第乙酉七月，領儲賢館，觀生以為非時務所急，力勸王幸贛就楊廷麟，毋久留福州。鄭芝龍格其議，有詔觀生先赴南安，聯絡江楚。王親祖之殿門，觀生叩頭，出，登車，慨然有澄復之志。

丙戌四月，大清師圍贛州，觀生退保南康。五月，援兵潰，觀生收散卒，及大清師遇於李家山九牛間，數戰皆捷。解圍，屯水西，進復圍之。十月，贛州陷，廷麟致命，觀生棄南安，入廣東。

時大清師已破汀州，莫知唐王音息，監紀主事陳邦彥，勸觀生疾走惠潮，以扼東兵，則兩粵可保。觀生不從。將至廣州，聞桂王監國肇慶，觀生與丁魁楚有隙，不懌。已，從邦彥諫，遣詣肇慶勸進。

會唐王聿率粵浮海達廣，觀生意變，曰：「大行皇帝親弟今在，外求君，非義。」遂背邦彥，立唐王，稱紹武。召海盜石、馬、徐、鄭四姓，授總兵，使拒肇慶。桂王即位，班詔廣州。觀生頗內懼。兵部侍郎林桂鼎，故監司廣東，與總兵林察同姓，相善也，佳鼎信之。至是，督西師與李明忠、龍倫、蘇聘等次三水，察令四姓盜迎降，覆佳鼎於三山，行朝大震。觀生由是驕。

而大清將李成棟，已進陷惠潮，廣州未之知。城中兵西出，十二月十四日，有十七騎且趨會城，諜報曰：「北軍至。」觀生曰：「潮州文昨夕到，胡妄言？」斬之。向午，數騎抵東郭市肉，守門者猶以為招來海上盜，門遂不閉。須臾，傳令歸順。

時宿衛尚萬人，觀生急收之，至者僅數百，大清兵擊走之。遂執唐王。觀生過給事中梁縻問計，縻曰：「死耳！」乃大書：「大明忠臣義士，固當死。」九字於壁，而自縊。顧元鏡先椎髻，號於市曰：「大清天兵至此，汝百姓今安枕矣。」又出示云：「恭惟大清皇帝，應運而興，天兵臨粵，逆藩授首。」大兵之入，咸謂、元鏡實召之。唐王初走洛城裡，元鏡家僅跡以獻。何吾驥、王應華，俱降。

論曰：嘗見前輩所紀《東粵遺事》云：觀生早立清節，筮仕八載，囊無餘金。比鎮南安，糧運不繼，動輒掣肘，仰天歎曰：「吾年五十未有子，老母七十有八，今嶺頭幾日地，豈不懷歸？然身受君命，事苟不免，有死而已。」迨羅明受不揣地利，水師一戰輒敗，諸軍以次潰逃，南康重兵，聞風驚遁，觀生遂度嶺還粵西。適指揮使王之臣等至，知延邵俱陷，失唐王所在，觀生揮涕曰：「使輩早詣虔，不致有今日。」馮兼三嘗投刺謁觀生，兼三數為畫策，不合。語人曰：「餘死報國家。」

兼三曰：「嶺外絕好死地，已舍卻，不知今何地可以贛州也。」

觀生雖作色，亦輒改容。及大清兵入廣州，卒不食其言。然力小而任重，智淺而謀大，昧一統而虧大信，無以安內而攘外，乃其所短也。兩粵之陷，戎由觀生，獨哀其志，故立傳焉。